



1	4
1555	
80	

80





1551  
80

江西詩派

小序

江西詩派

江西詩派  
小序



門 14  
號 1555  
卷 80

西江詩派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一日  
購求

余嘗以西江詩派論課士於豫章率昧於題旨鮮當人意者張吏部扶長以致政家居老年好學爰徧覽羣籍摭拾遺事錄其有關於呂居仁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且推原作圖之意編次成帙名曰西江詩社宗派圖錄俾後學得以觀覽甚盛舉也然詩有統有派余友劉子山蔚曰統猶水行於地滙於歸壚而總爲天一之所生非支流別汜之所得偏據以爲名至於四瀆百川之旣分分而溢溢而溯其所由出然後稱派以別之派者蓋一流之餘也居仁之名山谷始以一流小之非尊之



也而自附於一流抑又自小之甚矣學者誠即扶長此錄以洞然於西江詩派所自出知其學之有本非同於汗瀆更引申於山蔚之論而有得於風雅之大源則幾矣扶長以為何如康熙辛未季秋商丘宋學題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南州 張泰來 扶長述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黃山谷而下列陳後

山等凡二十五人 陳師道 潘大臨 謝逸 洪

朋 洪芻 饒節 祖可 徐俯 林敏脩 洪炎

汪革 李錞 韓駒 李彭 晁沖之 江端本

揚符 延博案揚原作揚今據宋刻劉後村集校正 謝邁 夏倪 林

敏功 潘大觀 王直方 善權 高荷 呂本中

此浚儀王伯厚小學紺珠定本也胡氏茗溪漁隱與



山堂肆攷有何顛而無高荷且列洪朋於徐俯之後  
豫章志有高荷何顛而無何顛呂本中復不在二十  
五人之中恐傳鈔有誤今竝記之

說者謂居仁作圖既推山谷為宗派之祖二十五人  
皆嗣公法者今圖中所載或師老杜或師儲韋或師  
一蘇師承非一家也詩派獨宗江西惟江西得而有  
之何以或產於揚或產於宛或產於豫或產於荆梁  
似風土又不得而限之矣或謂三百五篇而後作詩  
者原有江西一派白淵明已然至山谷而衣鉢始傳

似宗派盡于二十五人也及攷紹興初晁仲石嘗與  
范願言曾裘父同學詩於居仁後湖居士蘇養直歌  
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坡公謂秦少章句法本黃子  
夏均父亦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范元實曾從山  
谷學詩山谷又有贈晁無咎詩執持荆山玉要我雕  
琢之彼數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與于後山之列何  
也呂公嘗譏紫薇詩話見諸篇什者僅八九人而止  
餘悉無聞焉抑又何也聞公尚有師友淵源一書惜  
未之見耳大抵宗派一說其來已久實不昉自呂公



也嚴滄浪論詩體始於風雅建安而後體固不一逮  
宋有元祐體江西體註云元祐體卽江西派乃黃山  
谷蘇東坡陳後山劉後村戴石屏之詩是諸家已開  
風氣之先矣居仁因而結社一時壇墀所及遂有二  
十五人爰作圖以記之詎必溯其人之師承計其地  
之遠近歟觀呂公自序有云同作竝和雖體製或異  
爰皆所傳者一其厓略殆可覩矣坡老云吾於詩人  
無所甚好獨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  
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淵明既往諸家皆南北宗爾

摩圍老人卽欲避此一席何可得哉竹坡周少隱曰  
呂舍人作宗派圖自此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寄子  
由詩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  
子由爲師兄弟也今謂其說始於呂公不幾爲論世  
尙友者所竊笑乎矧江西宗派不止于詩卽古文亦  
有之不獨歐陽曾王也時又亦有之不獨陳羅章艾  
也推之道德節義莫不皆然余以老耄失學藏書散  
鞅抱甕之暇無以自娛適大中丞宋牧仲先生采風  
以此命題友人有過蓬戶而下問者聊書此意以荅



之猶恐世遠言湮卽舉二十五人之姓氏索其詳而不可得迺紀厥爵里徧覽羣籍摭拾遺事錄其有關於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編次成帙名曰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俾後之學詩者得以覽焉

### 陳師道

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徐之彭城人自號後山居士元祐三年蘇軾傳堯俞孫覺薦爲徐州教授又梁燾薦爲太學博士歷祕書省正字學識夙絕有經世才一時問業者甚衆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後山心非其說遂絕

意進取至是始以薦得官家極貧苦吟每借及門登臨得句卽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惡聞人聲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卽嬰兒稚子亦抱寄隣家自咏絕句此生精力盡於詩殆無忝矣山谷曰履常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作詩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爲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初寓京師傳欽之欲識其面以問少游少游曰是人非持刺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於朝以書招之後山荅云公卿



不下士尚矣乃獨見于今夫相見所以成禮師道于公  
有貴賤之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終不  
往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後山爲教授時欲往迎之  
告徐守孫莘老孫不之許乃託疾私行至南京與坡公  
同舟直下抵宿而後返爲劉安世所彈余觀後山越境  
而見東坡當朝而不見子厚曾何得喪足繫其胸次哉  
麈翁詩評冲寂自妍不求識賞真詩如其人矣林擇之  
問朱文公日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  
去學山谷公荅云後山雅健勝似山谷然氣力不及山

谷較大此其所以推服弗置也坡公最重後山書曾有  
一帖已遺荊州李翹叟繼亾其本借來謄出適爲役夫  
盜去鬻於僧寺追取得之復歸翹叟翹叟猶恐此卷再  
爲盜所得也局銷藏之坡公聞之不禁拊掌惜乎扈從  
南郊不屑服趙挺之衣竟以寒疾死悲夫二子豐登豐  
亦能詩建炎中以父故得官過江爲會稽判郡長李鄴  
隆敵豐亦并驅以北一云登後遂無在江左者無已著述  
繁多今世所傳率多偽雜惟門人魏衍昌世編後山集  
二十卷最善詩話談叢放翁疑爲後人贗作洪容齋亦



云談叢載國朝事失於不放究多爽其實非公筆也長  
短句二卷胡元任云後山自謂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  
不減秦七黃九其自矜如此

潘大臨 潘大觀

大臨字邠老黃同人才性明敏凡經史百家之書無不  
融貫善屬文而尤匠心於詩元豐中寓齊安得句法於  
坡公次第大觀字仲達俱以詞翰名家山谷誦其五言  
句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邠老年雖少而風度恬  
適殊有塵外之韻山谷屢囑諸甥從之遊相與琢磨去

盡少年之色須用薰悟之鉏痛以治之蚤負盛名屢不  
得志於有司山谷極口慰藉更勉之曰子瞻論作文法  
須熟讀檀弓大是妙論書法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觀古  
人書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  
紙頗勝弈棋廢日後徐師川贈詩謂字直千金師智永  
則進乎技矣其工妙可知也放翁題跋曰邠老詩妙絕  
世恨不見其字今見此帖無復遺恨其詩如和中興碑  
送山谷貶宜州東坡輓辭之類竟與重陽一句詩竝傳  
寄贈饒德操有文如一稚徒懷璧之詠後德操爲僧果



名如璧呂舍人以為詩識至今臨汝人尙能言之

謝逸 謝過

逸字無逸臨川人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有韻之言尤超軼絕塵秉性峻潔生平不喜對書生山巔水濶多從衲子遊朱世英守撫日以德行薦於朝意不欲行不得已詣之信宿而返從弟過字幼槃食貧嗜古樂志不仕自號竹友以詩文媲美其兄時稱二謝居仁云謝康樂詩規模宏大為一世冠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無逸似康樂幼槃似元暉

真足追配古人山谷讀其與老仲元詩大驚曰使在館閣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一日惠洪過溪堂見無逸所居一室生涯如龐蘊少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無逸誦書掃除見師放帚大笑曰聊復爾耳相與飯菽作偈而還朱世英聞而和之東鄰有甯生者年二十餘以鏤刻佛像為業俄遊京師因其役得將仕郎歸家日華裾細馬閭里聚觀門弟子不懌者累月豈非傷無逸負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而殞會甯工之不若乎噫唏不識天下之為甯工者比比也崇觀閒欲求如二謝之



高風勁節當世有幾人哉溪堂竹友二集係門人所編  
長短句尤天然工妙今詩餘所載僅劍首一啖耳

洪朋 洪芻 洪炎

朋字龜父豫章人山谷之甥也舉郡試第一家世業儒  
至龜父而聲聞益著山谷極贊其詩句甚壯不負相期  
之意又云龜父筆力可扛鼎不無文字垂世力學有暇  
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寫韻亭詩泓崢蕭瑟不  
可言喻居仁謂作詩至此幾乎傾倒無餘山谷嘗問甥  
最愛老舅詩中何語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

夢封王侯黃流不解浣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以爲深  
類工部山谷曰得之矣自存詩僅百篇山谷歎其句句  
可傳次芻字駒父第進士才氣筆力尤爲超邁山谷往  
往閱其詩而歎曰不意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駒父  
才而傲頗以詩酒廢吏事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  
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荅云不減樹頭霜  
柿人每頰面而去靖康中爲諫議大夫汴京夫守駒父  
唯痛飲沈醉以誣陷坐貶沙門識者冤之渡海詩云關  
山不隔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卒島中所著有豫



章職方乘前後老圃集詩話香譜等作俱極博雅子耕  
字仲本亦能詩為徐師川壻嘗出知永州次炎字玉天  
元祐末登第官至著作祕書少監重聽嘗對上曰世人  
皆聾於心臣獨聾於耳心則了了唯上所使後因事免  
復起少監有詩再入蘭臺逢舊史重遊東觀閱新書家  
徒四壁今無屋誰為君王賦子虛周少微輯杜陵逸詩  
二十八首其一係玉父石刻得之江中相其風致當不  
讓伯仲氏也次羽字鴻父元符末入黨籍遂終其身世  
號才子四洪潘邠老作洪氏倦殼軒詩比之封胡遏未

姑溪李端叔曰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  
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

饒節

節字德操臨川人詩句蕭散苦學副其才情絕非常緯  
可到九善銘贊古文辭嘗作佛米贊許彥周最服之謂  
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於遣詞觀  
德操所作雖柳子厚曲折不過是矣夙有大志既不達  
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  
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祝髮後



句更高妙殆不可及有別外弟蔡伯世詩極詆近日學  
禪者不能得達摩嫡派紛紛岐路因自號倚松道人朱  
考亭曰紫薇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其論  
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可以傳信後世獨饒節者一旦  
毀削膚髮殄滅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  
者或乃更從嗟嘆以是為不可及亦獨何哉嗟乎考亭  
之言猶余志也第稽德操生平非僅因欲顯而棄家者  
觀其勸紫薇專心學道有好貸夜窗三十刻胡牀趺坐  
究幡風之贈真再來人也但憐其才而益悲其遇耳

祖可 善權

祖可字正平丹陽人蘇伯固堅之子養直庠之兄也住  
廬山與善權同學詩骨氣高邁為徐師川所推羅源陳  
善日子與僧惠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嫌其太清  
空云往在豫章與李商老論詩及此商老云可詩句句  
是廬山景物意亦以太清為病余謂清非詩之病也可  
師有亂山爭夕陽之句善權歎其精絕與養直唱和真  
隱詩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等詠往往得意外警  
妙其刻苦洵有過人者善權詩渚宮禪伯唐齊已淮甸



詩豪宋惠崇其自負可知矣大抵二師之於韋蘇州性  
而有之非關學也吳虎臣云正平工詩至長短句甚佳  
世僅稱其詩耳有東溪集

徐俯

俯字師川分寧人山谷之甥也由通直郎歷右諫議大  
夫紹興初賜進士出身英才茗發負磊落不羣之氣每  
事不肖居人下通判吉州時取郡長陳虛中判案抹而  
改之其他可知也嘗作上藍莊詩託龜父寄山谷公讀  
數過歎其詞氣甚壯不類少年書生爲之喜而不寐後

東坡少游後山皆歿山谷憂斯文將墜規模遠大不意  
於師川復見之因目爲頽波之砥柱公在宜州有手書  
日記嗣傳入禁中高宗篤愛之日置御案乃召師川擢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師川每語人  
曰東坡山谷瑩中三先生余極敬畏然其瑕疵有可笑  
者東坡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聞當罷七日符  
至乃行瑩中時對日者談命皆顛倒可笑也師川持議  
若此可謂不阿所好矣所著有東湖集長子璧字待價  
豪邁能文詞擬上書萬言欲投匭極言時政無所諱避



師川見其橐大驚奪而焚之惜乎早世使其長年焉知非幹蠱才耶

林敏功 林敏脩

敏功字子仁蘄春人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歎曰軒冕富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者三十年弟敏脩字子來俱以詩賦相高元符末蔡元度薦之累徵不起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子仁寄均父詩饒三落拓我迂疎饒三推德操也子仁殆借以自況焉耳山谷寄之云林處士詩甚佳碧落碑無贗本也二林詩文凡千餘篇號松坡

集

汪革

革字信民臨川人試禮部第一分教長沙於文無不精到曾代滎陽公作張子厚哀詞贈炙一時為詩尤警拔絕倫謝無逸號溪堂居士寄詩贈之有溪堂春水想扶疎之詠德操見而歎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呂舍人始謂其用功在此而不在彼也信民和呂公欲晴詩春日絕句等篇敲字戛句匠心獨妙嘗謂人能咬得菜根斷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稱賞生平清操至今



尚可想見有清谿類彙論語直解并詩話一卷

韓駒

駒字子蒼蜀之清井監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與內侍賈祥爲莫逆交政和中裕陵問祥遷謫時有何人材祥卽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有太乙真人之句上覽奇之卽批出賜進士第除祕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撰祀明堂園壇方澤樂曲早歲以詩擅天下蘇黃門一見此之儲光羲王平甫稱爲官樣文章坡公題其詩卷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

然再見儲光羲二蘇所見何其不謀而合也子蒼每詩成輒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至旣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迺止與徐師川友遂受知於山谷周益公題山谷與子蒼帖曰士大夫少負軼才其詩章固已超絕然須經前輩題品乃自信不疑如參禪雖有所得猶藉宗師之印可耳子蒼嘗言我自學古人庶乎於山谷近之矣後僑居臨汝從者益衆酬唱之樂不減元祐諸公大歇菴詩師川所作子蒼手錄之愛才賞音卽此足覘一斑諸孫曰藉能守家學陵



陽詩草迺手授放翁者刻之撫郡語錄一卷范丞周  
士所編周士云子蒼所作不止此當更訪之癯翁教器  
之詩評自魏武而下凡二十九人子蒼與後山紫薇與  
焉亦足徵宗派一時之盛矣

### 李彭

彭字商老南康軍建昌人尚書公擇之族姪也家貧績  
學枕籍經史詩文能兼諸家之長尤究心釋典灌園脩  
水之上樂志自放而筆墨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公  
擇猶子李憇去言年少能文汪信民亟稱之以爲有過

其姪商老處居仁言商老詩文富瞻宏博非後主容易  
可到洪覺範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  
謂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陳了翁問範師江西之詩  
誰家爲最師荅曰駒父戲效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  
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見上帝大言  
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西洲落照之  
外未暇寫也師之品評如是真可稱佛門詩史矣商老  
嘗負墓蓋乞書于東坡公作大小兩軸囑其擇而用之  
且勉之曰德叟有子不亡矣坡公書山谷跋其後云



泉冲之

冲之字叔用一字用道鉅野人授承務郎以詩擅名呂居仁曰衆人方學山谷叔用獨專學老杜其昆仲之所講究者素矣所作李廷珪墨詩通首雅健卽杜老無以復過高秀實論其脫去世俗哇吟不讓古人與居仁唱酬最劇曾戲語居仁我詩非不知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居仁戲荅云卽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善作長短句如臨江仙上林春慢等闕發音吐響出人意表有具茨集

夏倪

倪字均父蘄州人自府曹左官祁陽監酒文詞富贍儕輩罕及嘗以天寒霜露繁遊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畱別饒德操曲盡芊綿之致赴江守日張彥實有贈行詩未覺朝廷疎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朝夕諷誦之其服官之勤可知也詩文一集呂紫薇爲之序論學詩當識活法極其明快可補入詩話

王直方

直方字立之南州人舍人元才械之子也補承奉郎力



學汲古家藏圖書畫甚富山谷極愛其文嘗云立之  
如瑤枝瑤樹常欲在人目前所寄楚詞二章寂齋賦一  
首竝為佳作因名其書室曰定志齋蓋取我徂維求定  
之意也山谷一日在市上見蠟梅開立之投以詩公喜  
曰數日天氣驟煖固宜木根有春意動者遂為詩人所  
覺極歎足下韻勝也偶病憂其子不克負荷盡以詩畫  
寄交舊居仁初未與公相識亦寄數種均父作詩慰之  
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笑其病中作字如此特舉山谷  
雪詩以戲之耳立之詩話載洪駒父詩一首胡生畫山

水烟一兩山更好鴻雁書遠空馬牛風塞草邠老愛第二  
句余愛第三句山谷愛第四句師川愛第三句第四句  
以是知詩特患不佳耳既佳矣欣賞者其妙在不同也

高荷

荷字子勉荆南人元祐太學生官蘭州通判學杜子美  
作五言頗得句法山谷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公有  
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之句公愛而和之并跋其後  
曰子勉作詩以老杜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  
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蓋天下士



也寄李端叔書比得荆南一詩人極有筆力使之凌厲  
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未識之耳其推服若此柰晚為  
童貫客不為輿論所與自號還還先生其詩亦不傳

李錞

錞字希聲

人 鶚案李希聲  
官至祕書丞

江端本

端本字

臨川人宣和二年通判温州

鶚案江端本  
字子我陳雷

人 荆幾之孫 康中以薦為承務郎 賜進士出身 諸王  
官 教授上書 執宣仁 誣謗 遭黜 南渡 寓家 桐廬 之 鷓鴣  
原 後為 太常 少卿 有 七里 先生 自然 菴 集 ○ 廷博 案 劉  
後 村 江 西 詩 派 小 序 端 本 字 子 之 子 我 則 端 友 字 也 厲

蓋誤箋又案端友本不人社而厲氏宋詩紀事于  
詩派中列端友而轉遺端本則又誤矣因附正之

揚符

廷博案元本  
作暢今訂正

人詳俟補入

鶚案揚符字信祖未詳  
爵里有詩集一卷有吏

符字

道官官惡田家  
事事賢之句

呂本中

本中字居仁壽春人遷寓洛陽復徙婺州申公之孫舜  
徒少監之子成公之祖也宣和中為樞密院編脩紹興  
初特賜進士累官侍講中書省號紫薇省故稱紫薇舍  
人家學淵源有中原文獻之目性清約唯以著述為己



任生平因詩以窮耽禪而病清癯若不勝衣一室蕭然  
凝塵滿榻裕如也嘗序詩社宗派圖謂詩有活法若靈  
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楊誠齋又  
從而序之亦以學者屬文當優游厭飫以悟活法孫穀  
祥野老遺聞云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  
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  
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以是知詩有活  
法不知研求徒講究奪胎換骨者末矣九經堂詩蓋公  
與昭德尊老諸公師友講習漸漬所得陸放翁稱其雄

筆大論凜乎其可敬畏周益公跋曰呂十一丈在政  
初春秋鼎盛且方崇尚王氏學以蘇黃爲異端而手書  
立身爲學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而  
特立獨行之操誰能及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殆見其  
善者幾耳曾元嗣贈公詩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  
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卻收才具入風騷洵定論哉  
靖康之役太學生汪若海作麟書一卷恢詭譎怪不減  
長卿大人賦居仁謂其意實有在漢武帝蓋未之知也  
東叟之爲麟書蓋得法於此予固知之矣老臣憂國之



言遂使東叟圍城上書忠義激發之氣千載如見公所  
作宋論四十篇審時度勢洞若觀火官箴三十二則綱鑑  
云成皆身體力行之言服官者宜各書一通於座右他  
如春秋解童蒙訓軒渠錄等書皆傳布於世乾道元年  
平江守沈公雅刻紫薇集二十卷

張子編次宗派圖錄既成客復過而問曰信如子言  
作詩者斷以江西爲法乎予曰否否詩派人之性情  
也性情不殊繫乎風土而支派或分十五國而下槩  
可知矣譬之水然水雖一其源流固自不同江淮河

漢皆派也若舍派而言水是鑿得泉而曰水盡在是  
豈理也哉江西之派實祖淵明山谷云淵明於詩直  
寄焉耳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寧復有派夫無派卽淵  
明之派也鍾記室謂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  
果何所見而云然邪宗風旣祧居仁移其俎豆於山  
谷蓋以山谷易似而淵明不易似也嗣是作者林立  
海內翕然向風往來投贈日不給賞篇什之富梓於  
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可謂  
極豫章之大觀矣南渡以來老成閒或彫謝又遇陵



陽韓子蒼僑寓臨川復執牛耳一時倡和之樂如曾  
裘父錢遜叔輩又不下十數人四方傳爲盛事沿流  
日久耳食之徒浸有起而訾議之者李文山遂謂元  
和之後無詩楊廷秀亦有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  
者自能別之之語矧瓊瓊餘子哉朱考亭云江西之  
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以斯知一代之詩  
未有不變者也獨江西宗派云乎礪谷羅晦與葛山  
書年來屏棄江西爲人輕姍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八  
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爲不可及元遺山論詩三十

首有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又云論  
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由是觀之善學詩  
者支派雖分性情則一卽曹劉鮑謝李杜集中何嘗  
無淵明一派而諸家之所謂江淮河漢者自在也古  
來未有無派之詩卽未有無源之水今必執江西一  
派以求盡天下之詩是鑿井得泉者也詎復知江淮  
河漢之源流乎且居仁作圖名雖爲詩意實不專主  
於詩大約如制科以詩賦取士不過借以爲靖獻之  
資焉耳豈真據詩以定人之生平哉觀圖中首後山



而終子勉其寓意固已微矣後人舍立身行已不論  
僅舉有韻之言稱爲宗派詩人而已嗟乎幾何不與  
呂公論世尚友之旨大相逕庭也哉

紫薇作圖其大意已見於自序旣謂之圖則姓字自  
有先後安得執此以較詩之優劣也如正平所云吾  
乃居行閒乎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均父亦以在下列  
爲恥是同社已失干喁之雅矣余意此特諸公及門  
各尊其師之言也范周士曰呂公一日過書室取案  
閒書讀之乃江西宗派圖也公言安得此書切勿示

人乃少時戲作耳及舉此語以問陵陽先生公語云  
居仁卻如此說宗派圖本作一卷連書諸人姓字後  
豐城邑閒刻石遂如禪門宗派高下分爲數等初不  
爾也細繹周士此言不無水火烏可信爲必然哉且  
不特此也東坡題山谷詩云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  
又云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山谷則謂  
東坡作詩未知句法山谷愛陳後山詩爲之揚譽無  
所不至後山云人言我語勝黃語又何以解也豈文  
人相輕自古已然雖賢者不能免耶



南州張扶長吏部作江西宗派圖錄蒼粹諸書出處甚詳但二十五人內李錚江端本揚符三人小傳未備江子我在南渡初最知名其母夫人為劉原父之女見晁以道壽昌縣君墓志兄端禮弟端本云云惟李錚僅以官傳揚符僅以字著耳因為補綴于後庶好事者有攷焉南湖花隱識

此書從樊榭山民厲君借鈔校過并錄其跋語南湖花隱其新號也雍正癸丑秋九月九日勿藥記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乾隆甲辰季春重校

江西詩派小序

桐華館朱本重雕

劉克莊 潛夫

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閻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為崑體故優人有尋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為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



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極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絕似之者

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弈角一著惟詩亦然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秦晁諸人則不能爲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

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後山詩文高妙一世然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沈勝士謂饒德操也按德操此詩去手汚吾足之作大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沈耶似非篤論

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強之入派子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淬翦截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目為一家不似涓陽高自標樹藐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偽楚諱者師川名婢曰昌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云師老杜

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評

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初與龜父游梅仙觀龜父有詩卒章云願為龍鱗嬰勿學蠅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媿於舅氏亦有媿於長君也玉父南渡後為少蓬聞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然師川



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五父愛凡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韋五言疊疊通真律詩用事琢句超  
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  
意於文之文也然竦之諸孫故其詩云堂堂文莊公事  
業何崢嶸孟子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均父欲改之  
其志亦可悲已

二謝

繁微評無逸之 之 似元暉按康樂一

百鍊乃出治元暉尤麗之無之 快有餘而人工緻幼

繁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開科舉之  
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驚其技至貴顯二  
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  
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晁叔用



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子曩遊都城與晁用道爲同輩  
生後三十六年識公武於涪陵不知爲用道子也一日  
來謁曰先公平生論著自丙午之亂存者特歌詩二百  
許篇敢乞先生一言以發之又出其家譜謀乃知其先  
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聳然曰是  
吾用道耶第今字叔用爲小異耳方紹聖初天下偉異  
豪爽絕特之士離譏放逐晁氏羣從多在黨中叔用於  
是飄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蔭茂林於具茨之下世  
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迺復任心

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  
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  
語文章不得而汚也然則吾叔用所以傳于後世者果  
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  
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  
之清豐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文元公專章聖皇帝  
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  
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  
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



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叔用以文莊爲曾大父以文元公爲高祖家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焯掌勵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文學顯名子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旣已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淵雅疎亮未嘗爲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其於晦明消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

能畱落不遇往往燥心汚筆有怨誹悞悞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退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豈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壹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誼亦安能有所建若夫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遁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爲於世者也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此序筆力浩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讀



叔用詩見其意度宏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蒞過樓前亂離後追書承平事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晁氏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肖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蒞之後可謂賢矣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

汪信民

呂滎陽居符離信民為教官從滎陽學故紫微公尤推尊信民其詩云富貴空中華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信民皆

尚禪學

李商老

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三僧

三僧中如璧詩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嚙讀書詩料多無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高子勉

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略無窘態



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乃以殿諸人何也可升

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我自為家不肖入社如韓子蒼耶

李希聲

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時

揚信祖

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唐人得意語也

呂紫微

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秀如彈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爲詩者讀之果何以使人興  
心其爲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羣怨乎果可以使  
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爲之而  
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  
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  
後更多從先生長者游聞聖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得  
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  
竊以爲此序天下之至言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然往  
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

之語余以宣城詩攷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  
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往往誤認  
彈丸之喻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又  
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然則  
欲知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語非主  
於易又以文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字響者果不可以  
退情矣

總序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



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  
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  
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於  
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  
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  
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非皆江西  
人也同時如曾文清乃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  
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  
之後來誠齋出真得所謂活法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  
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後山上非  
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

### 江西詩派小序

江西詩派小序

十知不足齋叢書



舊話  
萬柳溪邊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壽

萬柳溪邊舊話

萬柳溪邊舊話

知非子九邱君玉撰

門人張雨書

始遷祖贈待制公

諱叔保

自晉江避難入吳往來吳中諸

郡未有定處嘗同王樞密康靖公游浮玉山宿壯繆

侯祠中以卜居求夢夜夢侯手賜錫器器中書一成

字覺以告康靖康靖曰器者器皿也皿上著一成字

盛字也

錫者常之西南有錫山神明賜公錫器意者俾公居

無錫而子孫盛乎始祖遂領神意定居錫之許舍山

萬柳溪邊舊話

知不足齋叢書



中文藻案毘陵志許舍在無錫縣西南六十里開化鄉二十七都命子孫世世奉壯

繆侯香火

待制公徒手入吳以正直名世搢紳多厚遇之性最穎善書尤長方丈扁額字閒以繪畫自娛求者必厚價然後落筆故晚年頗雄於財園亭池館為一時絕勝許舍山中祖基乃買江氏敝居而新之者也東偏楠廳三閒壯偉高做玉蝶梅四十二樹環遶之待制公善書書環玉堂三字於梁閒後文獻公諱師文藻案通志無輝名毘陵志於紹聖元年畢漸榜登第四十二歲而入正堂

四十二樹之兆也

事詳居墓志中文獻公生宋神宗熙寧七年八月朔日

待制公嘗游福勝禪寺少飲即醉午睡一竹榻既覺有長眉老僧坐其傍告公曰吾居鳳凰山禪定百年傳先師相氣之法見先生左鼻氣如松右鼻氣如雲此身後清貴永永雷名子孫貴盛罕有其比但不及親見之耳相與結納而別後果如老僧之言今公不遷之祠扁雲松堂蓋自定也

許舍山多許氏

文藻案毘陵志云許舍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羣峯盤旋結為深谷宋蔣待制

諱許顯謨德之施侍郎坳尤禮部表皆卜居焉○又案前云許舍在縣西南六十里此云山在西南二十



五里始山近而鄉遠也卜居有修吾先生精於禮樂  
不始於表志特舉其最著耳文獻公師事之先生卽選爲長壻愛同諸子公後與  
修吾長子少卿公德之同年舉進士又與德之相繼  
拜司封郎中人以爲奇

許舍山深多虎童男女晝亦不敢出戶待制公憂之乃  
命蒼頭拾楝子數十斛預作大繩以楝子置繩股中  
埋於山之四圍不四五年楝樹長大如城圍山中人  
號爲棟城相與出賃造四門於四方曉開夜閉虎遂  
不敢逾城而入山中人德公世世尸祝之焉

關侯祠凡三易後定築於青楓巖下祠後潭水清澈可  
愛另立一方亭對潭扁曰雲雷亭題兩邊柱曰山光  
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皆待制公手筆待制公奉關侯  
不異祖先朔望必拜餘日隔三五日必來灑掃虔揖  
培灌竹木故竹木比他山麓更森蔚可愛春秋多游  
人亦有進關侯香者待制公晚年畏寒慎於出戶已  
經一月不入祠一日微雪中肩輿而來以裏拂侯像  
之塵侯兩顴若有汗者待制公以爲灑掃之役誤以  
水及像乃手拭之旣乾稍久復有心甚疑之不覺淚



下速歸便臥疾一月而終正除夜也上事閩譜載之更詳

待制公生二子皆洪夫人出也長有終公諱大成年二十

四而娶范貞節娶二年而舉子陽秋公諱申范貞節年

十九而有終公歿貞節水漿不入口哭泣二日懷陽

秋公付少姑徐氏曰姑無子以我子為子可也徐將

問故貞節持夫故佩劍自刎死有司如例給粟養陽

秋公而表其墓少姑待制公妾

有終公母弟無已公諱太生有俠氣鄰右許氏婦與人

私同謀殺夫里宰白其事有司不明置里宰罪公捐

數十金為贖之一夕瞞知許婦與私夫同處於樓公

素有勇力乃持刀躍入樓破其戶斬二人以出出而

遇一僧持燈夜歸者雅識公公懼變服逃於蕩東西

僖里子文獻公借蘇州籍薦名淮漕不第復歸里中

明年州薦始登進士

陽秋公與從弟文獻公同年月生公長十日耳以母范

貞節死於劍戒家人不得殺牲人殺者亦不食人稱

為清素道人終其身不忍服紵綺等衣從弟官日尊

得推恩歲以公名進公不應布素食淡自如年三十



而生子贈少師公諱時遂與鄒夫人別居公一生未嘗近二婦也鄒夫人年百有四歲而卒

贈少師公字逢盛號雲耕奉父母有曾參之譽承祖父高貲喜任達傾財結客多樂與賢豪貴人游里有蕭氏者先世皇胄富冠一郡放利行勢則有之未嘗爲盜也富爲衆怨一邑之人共指湖中爲盜一家六十餘人考掠成獄待死時文獻公官尊矣知其冤而不與白公乃傾家產爲蕭白之遂以勞瘁卒年四十有五室耿夫人一慟亦卒公與耿夫人同年同月生只

不同日耳而卒則無不同人咸異之

文獻公二姊皆適葛氏兄弟也二子各生四男皆有文章盛名江左稱葛氏八廢勝仲次仲同登何昌言榜進士後文獻公一科耳師仲正仲繼之亦一時衣冠之盛而其後舉者亦十餘人咸得外家之教

文獻公年二十一歲登哲宗紹聖元年進士以薦試學官高等除教授凡三轉至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遷司封郎進太常卿兼諭德累除國子祭酒中書舍人給事久之拜兵部尙書尋知樞密院事除觀文



殿大學士知建康府加少保致仕年八十五薨贈少師諡文獻

文獻公有鈔寫義子平真自孩時卽茹素便利可喜侍公頤指當意公甚愛之真年十九公出重貲取沙頭王氏女爲妻明年八月十五子時王氏產一女從左脇下出舉家往視之無不驚愕其脇開縫三月餘始沒尙有丹線一大條久之可驗所產女名曰佛奴慧悟異常面貌端麗方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八月十五子時其母丹線忽開女便

躍入母腹卽痛死公命以僧家法焚之築一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真日夜思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文獻公末年雖遷居東帶河上世祠猶在許舍山一日守第人聞祠堂中哭聲甚高明日開戶視之神主前大銅鑪裂爲八塊人以爲不祥至八月廿八日文獻公無疾而薨

工部侍郎九龍公諱字少蒙文獻公長子生而右手六指四歲時尙未能言秋日從母張夫人往東門迴溪莊塗遇老僧忽前抱公曰六指禪師其生於此乎



蘇林

道光甲辰重刊

又落富貴劫矣公曰別來安善相對而泣自此能言其敏慧非人所能及公為姑蘇王寺丞壻多游胥臺虎丘之間二十八以蘇籍登第甫者懸車徙於鵝湖西僖里更號西僖居士再修覺林寺時時謝事而游處焉一日在寺忽見老僧復來而公卒於寺左先祠中

工侍公紹興二年第二名進士

文藻案是年張九成榜通志有著名毘陵志無

之有文名嘗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險討官擢博士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由禮部郎

中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權工部侍郎以疾致仕

工侍公致仕後徙居鵝湖既創大第復築名園以其餘力改造覺林寺寺傍創文獻公祠堂五楹自為之記鑿石樹祠中記曰覺林在吾西僖吾家為檀越者百年大觀初先文獻公致政歸寺適傾圮廓而新之予時為童子嘗從先公游寺中寺中僧輒坐先公銜杯賦詩留連忘返者恆數日比余既冠假寺以讀僧之坐我酒我者視昔逾密予若將終身樂焉後釋褐官行在所時偷簿書暇過西湖之上流憇諸刹恍然覺

蘇林

七知不足齋叢書



林舊境也然心之閒冗萬萬矣已念吾大人投紱而歸歸未數年而先公棄世既葬僧淵來謁請以其旁院五楹奉先公香火卽先公嘗坐而飲者余感其意復出金置田三頃畀之俾爲標燭費時時展拜先像畱與僧觴詠翩翩然少年佳思一旦復也恨先公坐臨其上不能觴詠如舊日耳聞語淵曰吾再世有德於寺僧爾寺僧亦奉我先公香火如孫子此誠左右手不可背也願鐫石壁開示我後人無替先公之志俾寺之或毀而不能新也僧或散之四方而不能使

復也爾寺僧亦虔祠事世相守無相忘嗟乎一切有爲咸如夢幻夢而覺焉安知覺林之爲色邪空邪余之貪癡乃諄諄於世守淵當戒我曰檀越何久不起矣然余以先公之故不能忘情也聊爲之銘銘曰茫茫苦海有此覺林釋我吏事來聽梵音不同者道有契者心心之感矣言念昔今在昔先公策杖茲尋今也何之肖像余臨華燈明滅青篆浮沈庭賓啼鳥簾迺遙岑旣瞻旣拜亦詠亦斟爾賡我醉滌此塵襟笑回遠社知結牙琴願言永承一作世講誼彌深我銘示



後式也如金

國子公

諱時泰

資稟神異一目十行嘗舉博學宏詞除國

子監主簿不赴志樂幽寂多從高僧道士游嘗得王  
八百井中儲丹如粟如月盡食之徧游名山更名道  
元號浩光道人歷數年不返人以為死矣至乾道中  
年已百餘歲乃一旦還家童顏黑髮無異少年子孫  
皆以獨爾曾孫在侍奉又二十年無疾化去化五日  
聞棺中呼人名速開之惟有一履一玉冠耳公乃工  
侍公從弟也

邑志有傳

閩僧普明喜為人相葬地文簡公

諱表

父雲耕翁卒普明

徧相吳塘山之陽而葬之文簡公廬於墓者三年其  
始葬方十日月夜見萬燈滿湖叱聲震地文簡公懼  
與二三僮僕棲隱喬松之下空中問曰此地發福三  
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畀之速令發去又聞空中高  
聲應曰九時亨累世積德表又純孝之子也空中又  
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護之此紹興十四年  
秋事也文簡公服闋即登上第祖孫皆尚書至不肖  
玘凡六世而金紫未絕也

邑志詳



文簡公生靖康丁未資質絕人五歲能為詩句文獻公

曰此天上麒麟吾不如也十歲親授以經蔣偕施垌

以神童薦於有司年十五以詞賦為諸士冠毘陵自

置郡以來未有舉進士第一人者文簡公二十二歲

名冠南宮廷擬狀元因不呈卷秦檜易以王佐時文

獻公尙在

廷博案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第三甲第  
三十七名九表字延之小名盤郎小字季

長年二十二二月十四日生外氏耿永感下第百九  
兄弟四人二舉娶唐氏曾祖大成故不仕祖申故不

仕父時亨故不仕本貫常州無錫縣開化鄉白石里父為戶

文簡公與朱文公同榜俱有文名召除將作監簿虞允

文以史事過三館問孰可為祕書丞者其以文簡名

對亟授之張先生栻曰九君真祕書也及張說入西

府公率三館上書特說補外守台州聲名同前守趙

汝愚上得其善政又得其東湖四詩嘉之遂除淮東

提舉

太上崩文簡公定號高宗洪邁請易世祖公率顏師魯

奏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在

天之靈不安邁論遂屈卒如公議

孝宗嘗與文簡公論人才曰如卿之才識近世罕有語



宰執曰九表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何也擢直學士院  
公薦陸游不許內禪制冊海內士服其博雅

文簡公造就門生最盛卽江南已有十人郡邑後進無

不游公之門如郡邑士胡寶慶鏗李祭酒肅簡公祥

蔣狀元文忠公重珍

文藻案毘陵志祥謚簡肅又重珍謚忠文及攷郭嘉五先生祠

堂記則與此同據宋史丁寶謨常任皆公陶鑄而成

者也

韓侂胄以應辦賞直轉橫行文簡公奏侂胄四年閒已  
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又欲超授四階是朝廷官爵

專徇侂胄非磨礪之具也詔遂不行

上以疾不省壽皇文簡公上封事十言駕卽日過重華

宮都下懽呼

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一百七十二人文簡口奏其

濫乞大裁節上嘉納汰其半擢公禮部尙書兼侍讀

陳源姜特立召用人情驚駭公上封事極言二人之

惡不聽時公年七十遂引年歸又八年薨

文藻案毘陵志云墓

在孔宋史言年七十終於位謨也

文集可考。文藻案宋史時上已屬

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

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



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  
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夫既云疾篤且有遺奏遺書而又云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也

文簡公始任揚州泰興令改江陰學官召為將作監簿

大宗正丞進祕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出知台州府除淮東提舉改

江東召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台州府文藻案史作隆興府此誤

召為敷文閣改江東提刑召為吏部郎官太子侍讀

文藻案史作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進太常少

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

人與祠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為煥章閣待制除給

事中兼侍讀擢禮部尚書文藻案據史除給事中兼侍講擢禮部尚書兼侍讀

以奉政大夫致仕贈太師金紫光祿大夫

文簡公致政歸不居許舍山專居東帶河大第數步即

出西關渡梁溪文藻案毘陵志云梁溪在無錫縣西門外數十步源出慧山其袤三十里

吳地記云古溪極隘因造園梁溪之上後有高崗眺

望浴溪左種梅右種海棠各數百樹公有瑞鷓鴣詞

二首一詠落梅一詠海棠落梅詞云梁溪西畔小橋

東落葉紛紛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裏一年春事角



聲中歌殘玉樹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終却憶孤山

醉歸路馬蹄香雪襯東風廷博案麻至律隨梁溪作清溪落葉作落月海

棠詞云兩行芳葉傍溪陰一笑嫣然抵萬金火齊照

林光灼灼彤霞射水影沈沈曉妝無力臙脂重春醉

方酣酒暈深定自格高難著句不應工部總無心文簡

公有詩文集五十卷○文藻案史遂初小彙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文獻通考云梁溪集五十卷

臨海公工侍公子也娶久不育一日游飲鵝湖中狂

風驟發睹一失風覆舟心甚憐惜懸重賞命漁人往

拯之乃常熟州倅汪受任滿攜家入京者貲囊皆久

幸一家十一口俱獲生全受甚德公出其長女以獻

時女年二十有二矣亦有姿色公厚賞其行業而領

之又二年而生正平公諱汪倅女所產也

正平公好潔雖畜妻妾而不喜近一日閒數盥洗手面

不茹葷不飲酒稍聞婦女髮油氣嘔吐不已或云終

身未嘗行人道好焚異香日狎一馴鹿所至隨之書

室中潔不容一塵公必來自仙位中者乎享年八十

八卒無子女以太常博士公諱次子寺丞公諱為嗣

卽玘之高祖也



兵部侍郎五湖公諱初生時全體刺百花鳥雀十歲時  
隱隱尙存資極慧倦於誦讀以父蔭入仕仕二十年  
至兵部侍郎享高年令終

兵侍公性愛蟹秋風蟹肥日把酒持螯與客笑傲山陰  
術士袁大韜者其術動帝皇孝宗時時召前席賜賚  
不可勝計大韜挾人主之寵往來三公九卿間而與  
兵侍公最昵一日訪公里第值公在華藏寺遂操扁  
舟權湖而來公方與客飲雲海亭上漁人網得八大  
蟹其內有二大幾一觔非復平日所見公甚喜捐錢

數百文賞之而大韜適至喜而劇飲大韜曰某近遇  
一異術能知人食料兵侍公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  
孰兼食者大韜默坐屈指數十迴算之而漸赤大叫  
曰異事異事七人俱不得食蟹衆皆大笑大韜復默  
算者久之謂兵侍公曰公五年以內未得食蟹公亦  
大笑未幾客有朱朗卿與弟遂卿者偕去酒方數行  
催庖人治蟹甚急忽遂卿奔來曰吾兄催蟹啓釜觀  
之睹一落足甚巨取而嘗之頃刻眩倒衆共奔視朗  
卿死矣二三客迎醫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



大韜手取諸鱣傾於湖濱偶遺一二落足於岸左一  
犬食之立斃而湖濱大小魚之死者不可以數計湖  
中漁舟百十皆仰尤氏爲衣食者乃召尼人問之  
曰得於湖岸大垂楊下公命僕夫持錫撻之得赤首  
巨蛇數十鱣之大者以久滄毒氣也兵侍公甚憐則  
卿厚葬之而恤其子弟厚賜大韜數十金終身戒不

食鱣

兵侍公夫人性嚴卞常苦目疾時發時止發則往往不  
食海內有名眼藥俱用過不能愈莊定公夫人甚孝

其姑姑亦大愛之夏日姑目疾大發最劇幾欲自投

池水中莊定公夫人慟哭禱天刺臂血調藥以進姑

目卽愈歷數十年至大故未嘗復發

專詳夫  
人墓誌

自文獻公首出登第工侍公繼之文簡博士迪功莊定

科名接武莊定公嘗築圃臨安之西湖花本不繁而

蕭灑宋度宗游湖上幸其堂御筆題楹閒曰五世三

登宰輔奕朝累掌絲綸蓋實錄也朝紳榮之

許舍山中井水多鹹苦人飲湖水夏日常患腹疾兵侍

公夫人曾夢神人與一鐵柱恍惚如金色泉水湧出



柱下頃刻數尺因此驚覺以告兵侍公久之歸寧還家幃輿中見山間一柱宛如夢中所睹問女使不見也命僕夫以松椿識之歸告兵侍公召匠鑿之不十尺而泉水湧出甘淡不異二泉鄉人作地溝分注數十井不竭吳丞相名之曰二二泉而為之銘銘曰枚劍刺山水為之湧折腰拜井泉出隨踵精誠所格無有弗應豈以地靈而誠不勝山深井少飲澗瘠孕夢神授符濟之泉瑩色清味冽慧泉可夷分注百井汲飲有遺匪世行德神明曷授澤沛萬家來福逾厚泉

名二二我豈溢美勒此銘詞千禩毋毀

博士公

諱

字與平文簡公次子淳熙二年進士

文藻案 昆陵志

槩登詹駉 榜進士

累官建康府推官擢左朝奉郎太常博士

因性閒雅不樂仕宦古仕籍十餘年半在告未壯懸車多方外之游母兄兵侍公極富貴聲色之樂公不一寓目自築室於葛竹中晏坐焚香泊如也未耆而歿人共惜之所撰有綠雲寮詩草人比之韋蘇州子二長祕閣公燻次衛尉寺丞燿

迪功公

諱

字與茂苦志力學寧宗慶元五年年三十九



矣始登進士高第

文藻案昆陵志森登會從龍榜進士

補揚州文學擢

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父知寶慶府致仕在家時年

七十獨公一子遂乞歸養承懼竭力事寶慶公者十

五年親終服除公亦老矣不復仕宦兄弟中獨公最

貧徒富圖書古玩亦享高壽

莊定公

諱

年十九登寧宗嘉定元年鄭自誠榜進士

文藻

案昆陵志焞由迪功郎登進士

文簡公登紹興戊辰科嘉定元年亦

戊辰科也初授山陽法曹郎令山陽倅海陵參東淮

制幕入為軍器監簿遷太府丞檢討

文藻案昆陵志作檢討編

修擢司農少卿總餉淮西除理卿出為福建帥改沿

江制副召為秘書監繼大父為侍講兼直院出知太

平州州亦大父舊治也召進侍讀修史

一作召修權史進侍讀

工部尚書繼大父為禮部尚書丁父兵侍公憂服除

召拜內翰端明殿大學士提舉秘書省提綱史事封

毘陵郡侯凡十年致仕時甫六十有一優游於家者

二十四年而後終

文藻案昆陵志公卒年八十三今依此是八十四矣

公少達

老榮久歷於世其事行甚多門人趙探花達甫君發

感公教育之恩著尤端明日歷十一卷其文淳其事



奇鏤板至今盛行於天下故不復贅

文簡莊定二公繼文獻公任三事祿八益厚晉江宗人

歲歲來觀皆厚貲以遺之莊定公晚年捐積俸買田

十二頃於晉江以贍族之貧者

事詳晉江人張明誠贍田記亦載閩譜

刺史公

諱棟

號率齋學最早十歲通五經十五已閱萬卷

矣善為古文累舉不第至度宗景定三年始登方山

京榜進士令山陽不樂吏事告歸薦補州教授召為

祕書正字不能佞權要出為廣德刺史致仕家貧享

大耄清福二子燾照皆仕不顯而博學有名當是時

江南郡邑金石文章皆其父子之筆至今名碑布滿

諸處本邑中更多刺史公年少於莊定而叔行也

祕閣公

諱煇

弱冠時讀書於九龍山第五曲愛其中喬松

數十株即其中結精舍舍後築小閣山林清景咸備

一日松下忽涌大水橫流數日不止公下視之有一

眼即命山人穿之深五尺而水泱泱清澈汲以煮茗

與二泉無異也遂以石甃之自號松泉生公後致仕

家居亦常居此精舍松益老泉益清公甚樂之

事詳蔣嗣

梅松泉精舍記

公既老有口疾亦養疾精舍中一日汲泉忽



臭味達於戶內公甚震驚及夕而泉竭不半年公  
矣

朝廷每大慶必推恩於大臣文獻文簡祖孫各經推恩  
數次往往力辭然中亦有不能辭者文獻公以上四  
代莊定公以下五代無一人不沐朝澤列冠裳

寺丞公

諱耀

太常博士公仲子字仲微生世祿家而好藝

文既長益習經術其業遂為江南士子心服久不登  
第及門受經諸生歲以百數公選其最貧者給食次  
貧者給毫楮士心益向公既嗣為正平公子更宗英

年四十始以大父蔭出仕仕至衛尉寺丞即拂衣歸  
教諸生如故年六十三卒紹定癸巳也生子將作公

諱帶

字公垂資稟最高少與父門下諸名生切磋十年

讀書萬卷性喜為詩有復初齋詩彙十二卷行世以  
伯父莊定公蔭授太常寺太祝擢將作監主簿以詩  
忤達者去官生子一即玘之大父也以玘推恩追封  
中憲大夫同簽樞密院事中憲公諱志字尚之配郡君  
司馬氏生九子不育者七獨先君亞中公諱交與叔氏  
穎父諱秀存先君以玘推恩累進亞中大夫僉太常禮



儀院事配先母魏郡夫人司馬氏生玘穎父公生從  
兄良器仕爲提刑點檢子卽天澤也天澤與先君同  
撰尤譜

終慕公諱字元鎮理宗景定中有名太學素謹厚緘默  
有志操晚年堅方詡之節有勸之仕者輒以醇酒醉  
之私謂家人曰吾家三百年科第十世冠裳宋恩渥  
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願肥遁終身耳公與子仕隱  
雖異跡公眞淳厚君子也

先曾祖大司徒守元公諱致仕還架數十木屋於萬

柳溪上日聚親族談先世事著溪邊舊話三卷不肖

寔少侍父味菜翁諱居翁時述其話洪武二十九年

丙子科寔幸登鄉書第四名伯兄務樸公諱詔徵孝

廉具牢醴率寔祭告司徒公墓大會族人於覺林寺

祠屋中求所謂舊話已簡斷墨闔不可讀者逾半命

門人許靈就燈下鈔其完者以歸恨全帙之不得又

數年寔佐南昌攝郡篆捐俸刊木傳之子孫曾孫男

寔拜跋

君子之澤五世先文獻公甫三世而文簡公光大之



元孫莊定公繼其位源益深流益遠文簡公傳我大  
司徒公中起名位壽富貴一世嘗著舊話三卷曾從  
祖南昌公刻之踰百年而板朽從子都給事中魯重  
梓家塾子男瑛帥廣又刻之憲臺一歲二板俱行傳  
之可久矣文藻案九瑛嘉靖甲辰科秦鳴雷榜進士  
嘉靖壬子大司徒公七世孫禮部員外郎晉識時年  
七十有四

萬柳溪邊舊話宋尤司徒玘所著完書三卷其後殘  
缺遂併省不分明洪武中曾孫寔板行之嘉靖中八

世孫魯重刻於文塾瑛帥粵中又刻之憲臺凡三刻  
矣嘉靖去今二百二十餘年而刊本無存藏書家大  
率傳鈔流布耳卷中注語當是初刻時所增其訛謬  
之處想皆仍刻本所誤無從得善本校正矣吾友鮑  
子以文出舊本屬予勘定予取靜寄東軒所藏互校  
兩本誤處多同知其傳寫源出一本也復據成化中  
孫偉德增修毘陵志改正數處孫志本之明初謝應  
芳謝志本之宋咸淳中史能之凡例稱修志時惟咸  
淳洪武兩本可攷則其所采宋事大都更本之舊可



據也獨所謂萬柳溪者徧攷不知其處以意會之當  
卽梁溪大氏自晉江遷許舍代有顯人而名位最著  
者莫如文簡故凡國史圖經載之獨詳然宋史稱光  
宗屬疾國事多廢文簡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  
致仕又不報遂卒有遺奏有遺書別政府而下文又  
有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之語史文錯雜謬誤顯然  
不觀此書安知公係引年歸後八年而卒耶公所著  
詩文五十卷史傳作遂初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  
今世散佚不傳無所攷正卽博士公之綠雲寮詩

之外別無興趣詩酒之外別無寄託田更野老之外  
別無知契孤昂肅潔之操如雲中之龍雪中之鶴不  
可昵近者也乃今之大滌非晉之彝齋乎其人同其  
行同其履變也無不同蓋彝齋之後復一彝齋數百  
載下可以嗣芳徽可以竝幽躅矣兩先生之隱德吾  
知頡頏西山之餓夫固然耳且其浩浩落落之懷一  
皆寓於筆墨之際所謂品高者韻自勝焉吾觀大滌  
子論畫鈎元挾奧獨抒胸臆文乃簡質古峭莫可端  
俛直是一子海內不乏解人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廬  
雍正六年戊申秋七月獻邱生張沅書于江上之畏

苦瓜和尚畫語錄



